



# 寒門子弟

孙丽生——著

作家出版社

# 寒門子弟

孙丽生 著

作家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寒门子弟 / 孙丽生 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6. 8  
ISBN 978-7-5063-8811-5

I. ①寒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051627号

## 寒门子弟

---

作 者: 孙丽生

责任编辑: 徐 乐

装帧设计: 美 达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[zuoqia@zuoqia.net.cn](mailto:zuoqia@zuoqia.net.cn)

<http://www.haozuoqi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×230

字 数: 275千

印 张: 23

版 次: 2016年8月第1版

印 次: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8811-5

定 价: 37.00元

---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# 1

孙肃恭兴冲冲地来到了人生的重要拐点上，要离开生他养他的美丽潮汕平原，离开他祖宗留下来的辉煌壮观的翰林府，去一个他至今一无所知的地方，开始自己向往而又陌生的新生活。

这时，榕江的江中半岛，遍野黄灿灿的水稻早已收割，田地正被滚滚的犁翻过来晒冬。

按照孙肃恭的见识，以为这景象印合他的现状，是个好兆头，预示着命运要向好了转变，有希望像稻田那样翻了个个儿，从此跳出农门、摆脱寒门，过上越来越好的生活。

孙肃恭十八岁，还是青葱年华，嘴上只隐隐约约有些细小的绒毛，况且用他的话来说“一出生就下乡”，从未出过远门，淳朴近乎天真。对未来，既像“猪八戒梦里娶媳妇——尽往好处想”，又如“唐僧碰见了妖精——不知怎么弄”。走出去会是什么样的结局？他没有把握，很怕就像落实“上山下乡”知识青年的政策那样——哪里来哪里去，过了两三年依然回到这被称作“省尾国角”的穷乡僻壤，打回原形，继续“面向黄土背朝天”当农民。他百感交集，似乎稚嫩瘦弱的肩膀上压着事关全家命运的千斤重担，一有闪失，就断送了自己的前途，全家的希望也将随之落空。那时，真的就像大家常说的“无面目见人”了！

能走到这个拐点，很不容易，其中的酸甜苦辣，一时都涌上了孙肃恭心头。

一个多月前，村里贴了许多五颜六色的标语，大队安装在孙肃恭外婆家洋楼上的喇叭也做了广播，多方面动员适龄青年应征参军。肃恭不禁为之一振：盼了一年，这个时刻终于又来了！

去年，差不多同样的时间，开始报名参军，肃恭高高兴兴地到设在村里“祖祠”的大队部报名。在现场负责张罗此事的民兵营长大猫，却毫无通融地对他说：去去去，年龄不够，没你的份儿，不要来添乱！

那一刻，孙肃恭满腔热血几乎降至近冰点：连报名参军都不给，难道我是注定当农民的命，一辈子只能在农村作田？心里再次像被针刺了一下，不可名状地疼痛。

小学毕业时，正赶上学制改革，初中高中改为各两年。去年7月高中毕业时，孙肃恭还不满十七岁，推荐上大学没有份儿，想到从此没书读了，心里第一次像被针刺了一样。这种伤感却不知道如何宣泄，他跑到生产队的柑园里偷偷哭了一场：我多么渴望再读书啊，可在目前的情况下，这种渴望已属于奢望，完全无望，也是绝望……只能像长辈们那样过苦日子，劳劳碌碌老死在农村，做人岂不太亏了，活着有什么意思？他心有不甘，苦苦寻找离开农村的门路，以为应征参军是个好机会，却遭大猫迎头泼了一盆冷水。过了报名参军时间，大队修水闸，他就去工地做苦力，挖了四五个月的土方。挑土把肩膀磨破了，好了又破，破了又好，反复几次，便结了一块厚厚的茧。后来，指挥部有几个人和他父亲孙振山熟悉，关照他到指挥部打杂，一天一个半工分，一个工分补助半斤米和两毛钱，一干就干到翌年割晚稻的时候。

现在征兵又开始了，孙肃恭年纪已届十八，大猫还会不会像“猫

叫春”般乱嚎呢？大猫是他家刚出五服的“房亲”，父亲长他一辈，估计会买父亲的面子。为了免遭类似去年的尴尬下场，孙肃恭决定先向父亲说知自己要去参军的想法，让他跟大猫说一下，以保证顺利报名。

生产队收工后，孙振山去分给自家冬种的稻田里翻地，备种越冬小麦。翻完地后，回到翰林府前大榕树下，见天色尚早，家里还没到吃饭的时间，就站下来，听听聚集在那里的人说话。豆腐佬热情地跟他打了招呼：秀才兄，往常你没干到月上树梢都不会歇，今天回来的早啊。

孙振山早年小学毕业，能够两手左右开弓打算盘，背了一肚子古诗文，擅长猜谜，闹洞房“做四句”是高手。村里人公认他有文化，加上他父亲名字叫白丁，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作秀才。

村里至今还流传着秀才“做四句”打败媒婆的佳话。邻居孙振奈结婚当晚闹洞房，来陪嫁的媒婆伶牙俐齿，“做四句”相当厉害，许多后生仔都被她占了便宜，便去请秀才来报仇。媒婆恃才欺人，“做四句”道：飞凤村是大乡里，男人大个多食米。大炮扯得震天地，听来不辨东与西。秀才立刻“做四句”回敬她：刁钻媒婆貌怪奇，陪嫁随行当送礼。搔首弄姿猴演戏，请人白看不罕稀！媒婆又“做四句”：在谁裤裆跑出来，半咸不淡逞能耐。四句不通像狗屁，大乡尽是出蠢才。秀才再次回敬道：日暗媒婆闹猜猜，娘单父众无人睬。老蚌装逼招鸟入，个个生惊不愿来。后面“做四句”更精彩，但更低俗，媒婆本是年纪不大的少妇，羞得不敢再接招了。

秀才和豆腐佬特别投缘，见豆腐佬问，便笑笑说：今天地里的活儿不多，一霎时干完了，比往日就提前了些。刚才，说得很热闹，有什么新鲜事？

豆腐佬说：大炮刚刚扯开，你听听就知道了。

孙振仁平日好吹，话不着调，外号被叫作大炮。他一开口，别人就说他扯大炮。他老婆昨天又生了个儿子，正趁兴向大家扯大炮：我的家伙特别好用，生孩子就像卖“糍糖”（用红糖熬的深受孩子喜欢的潮汕零食）敲的铁棒声，当叮当，当叮当，男女男，男女男，有节奏有规律。上次第五个是女的，这次第六个还没生我就断定又是个男的，事实果然如此。而且愈生愈大个儿，每个大了一斤，第一个是六斤，第五个十斤，这一个已飙到十一斤了，证明我的家伙愈用愈有力！

大家听了都不约而同“咦”了一声，七嘴八舌说他不愧是大炮佬，就会“扯大炮”！

孙振仁早已习惯被人这么耍笑，脸上没有半点羞涩难堪，反而振振有词地说：家伙长在我身上，自己家伙干自己的事，我最清楚，爱信不信由你们啦。

秀才是个“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”的调侃高手，默默听到这里，冷不丁开口说：大炮佬，你是“电扇装在裤裆里”。

许多人正等着看笑话，有人就不怀好意地问：电扇装在裤裆里，怎么样了？

顺着语境，孙振仁下意识地摸摸下体，说：我没有啊！你说的什么意思？

秀才不动声色地说：你的孩子一生下来就挂在秤钩上称了？自古以来，这里从没有人给初生小孩称重的。再说，全村只碾米厂和粮库有磅秤，平常人家里只有老式的手提秤，称东西只能挂在秤钩上。你说知道每个小孩有多少斤，那岂不是“电扇装在裤裆里——尽吹鸟风”？

秀才这么说，正是“以子之矛，攻子之盾”，孙振仁的谎话自然不攻自破，被逼进了理屈词穷的境地，有气不知怎么出，憋得满脸

像涂了红墨水，大炮瞬间变成了哑炮。大榕树下，顿时嘻嘻哈哈响起了潮水般的笑声。

就在这时，孙肃恭不声不响来到秀才身边，没头没脑地说：爸，我要出去！

刚在说别人的孩子，自己的儿子就神秘出现了，秀才匆忙间也不知道肃恭想去哪里、要干什么？一脸愕然，张大嘴巴却没说出什么话来。

那帮正在笑的人一时莫名其妙，就都收了声，静观这父子的对话如何往下发展。

秀才正进入壮年成熟期，曾经外出做生意，见过大世面，富有处事经验，脑子历来又比较好用，虽然脾气急躁，但在关键时刻却懂得忍住。为了化解这种众目睽睽之下的尴尬，他急中生智，马上堆起笑容，故作轻松地说：要出去好啊，好男儿志在四方嘛，详细情况，等夜晚俺父子再慢慢来谈。

孙肃恭脸红红地说：不能慢慢来了，时间只截至明天！

知子莫过父。这句话，顿时就让秀才恍然大悟，眼前随即闪现了前些天大队召开的征兵会议，明白儿子要出去的意思，心头不禁一震：儿子刚刚出来赚工分，今年赚的比我还多，把家里从生产队的“欠款户”变成了“存款户”，让我摆脱了困境，松了一口气，他却生起了要出去的念头，这岂不是要我像现在常说的“重吃二遍苦，再受二茬罪”吗？他给儿子使眼色，低声说：这是大事，我们回去好好参详参详。说罢，拉起儿子就往家里走。

飞凤是江中半岛的大村，自宋朝揭阳设县时首任县令乙公创村之后，历经宋、元、明、清和民国五代，人才辈出，不时有人科举出仕，升官晋爵，衣锦还乡，大兴土木，留下了许多府第祠堂等“高



大上”古建筑。凑巧的是，飞凤村隔着榕江南河的南岸潮阳县下林村，代代都出大商巨贾，富裕、奢华、有品位的人家不胜枚举。周边四乡六里都说这两个村的情况是“富贵只隔了一条溪”，还流传着“到下林不能比富，到飞凤不能比厝（房）”这么一句民谚。飞凤村这些不能随便攀比的房屋中，要数清乾隆十六年建成的翰林府，名头最响亮、建筑最堂皇、保留最完善。

令人不解并让孙肃恭纠结的是，身为翰林子弟，他家却没有住在翰林府里，而是住在与翰林府隔了一条小溪斜对面一个小院落的老房子中。据说老房子是孙肃恭的祖宗未当翰林之前住的，比翰林府早建了好几十年，至今已近三百年了。

孙肃恭家在院落的西厢房，连着一个灶间、一个门楼和一截小巷，大约二十来平方米，八九个人根本住不下。幸好肃恭的外婆就住在本村本片区，房子比较多，兄弟姐妹几个夜晚都到外婆家寄宿，还借了一间带阁楼的房子给孙肃恭和他爷爷住，才让一家人有地方睡觉。

父子回到家里，其他人都出去了。秀才对肃恭说：没人在，我们正好说点儿悄悄话。见儿子没什么动静，他又说：你说吧，为什么想要出去？

这一问，孙肃恭脑里的闸门被打开了，滔滔涌出的话儿，生产队那四条木船也装不下，一时却不知从何说起，沉思了一会儿，觉得与其啰里啰唆“鸟话一大箩”，不如就按俗话说说的，来个“老丑念白——直说”，便清清嗓子说：爸啊，我们第一次谈这样的问题，要说得太多，听说你年轻时也很想出去，而且还错过了两次出去的机会，这口气一直卡在喉咙里……目前生活，可能比你那时候还艰苦，相信你内心也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儿子同样错过出去的机会……现已好久没有高考，去年突然在我们中学试行高考，八门课平均我考了95.6分，成绩全校数一数二，上大学却没有我的份儿，最后

只去了八片区的一个华侨的富农仔……偶尔有个招工招干，或者当民办教师、代课老师和开拖拉机、开挖泥船的机会，从来也轮不到我……出身贫寒的人，唯一的出路只有参军，去保家卫国也很光荣，部队是个很能锻炼人培养人的地方，去了说不定还有出人头地的机会……不去，只能走你的老路……我要去应征当兵！

本来说不想“鸟话一大箩”，可讲起来却不知道有多少“大箩”，不过，句句在理，刀刀入肉。

秀才心里像被猫抓了一下，周身难受，深感往事不堪回首，也知道儿子试行高考的成绩和遭受的委屈，当时上面通过大队的领导对外说：让富农仔去上大学，是作为侨眷和“黑五类”可教育子弟的代表，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社会影响。其实，说破了还是因为富农仔家里有“南风窗”，有钱有物走后门。这些又不好直接跟儿子说，怕说了暴露了自己做父亲的无能，也怕影响了儿子的自尊和信心；尤其儿子说到了两次错过出去的机会，狠狠戳在了心中的痛穴。面对肃恭这些“鸟话”，秀才颓然静默，在脑里翻书般查找既往的内存。

“土改”之初，全国“分田分地真忙”。那时，秀才二十啷当岁，因为新中国成立前帮地下党游击队送过信，读过书，有文化，正当着村里的文书，县里、区里来来往往的领导对他印象非常好，就推荐他去读医专。

他父亲白丁，旧社会一直靠一条小木船帮人送客载货艰难度日，饱受农民没有田地之苦，并不知道《汉书·文帝纪》有“农，天下之大本，民所恃以生也”之说，只清楚没地种就没有饭吃，坚决不同意他不参加分田去上学，认为这么干，正是俗语“放掉馒头去抢饼”的“蠢仔”，强词夺理地说：分田才是大事，自古以来都说“作田皇帝”，做什么都没有作田实在可靠；如果你外出了，家里就少一人分田，没有田耕作还怎么叫皇帝？

一年后，秀才又考上了府城的师专。家里离府城只有三十多公里，走路半天多就可以到。他趁父亲“行船”在外，赶紧跑去报到。

白丁“行船”回来发现了，立刻到学校把他追回来，让他定亲娶老婆，语重心长地对他说：成家立业，先成家才有立业的根基。你是长子，必须先结婚生孩子，传宗接代。再说，读师专回来，也就是当个教书先生，还不如在家作田哩！

折腾了这么两回，秀才要出去的念头几乎全被磨个精光。后来，

也再没有出去的机会了。每看到当时出去读医专、读师专的人，当医生、当教师成了国家干部、转为城镇户口，拿工资、吃国家供应的大米白面，对比自己作田累死累活还填不饱肚子的窘况，他就想起了这两次揪心的经历，总是如鲠在喉，咽又咽不下去，吐又吐不出来。

肃恭年轻，思想简单，见父亲沉吟不语，以为是默认了，就高兴地说：那我明早就去报名！但一激动，就把要父亲跟大猫打招呼的事给忘了。

明白儿子决心要出去，秀才记取亲历的沉痛教训，不忍心反对，经过一番思想斗争，动情地说：说实在的，你是长子，如果只从我的角度考虑，我是舍不得你出去的。但是，为了你不像我一辈子在农村作田，让你去闯一闯争取个好前途，我左思右想，还是同意你去报名参军。见儿子只顾着高兴嬉笑，他又说：不过……说了这个转折词，他正在斟酌后面的话该怎么说，便停顿了一下。

肃恭以为父亲要反悔，就着急问：不过……什么？

秀才说：不过，既然下决心要去，就得想法把它办好。我今晚去找找大猫，让他可帮的地方帮帮忙，免得像去年那样，一下子就把你挡出来了。

去年的事，肃恭一直羞于跟人说，不承想，父亲从没问起，却了如指掌，不由暗自感慨：怪不得平时大家喜欢把自己的父亲叫作“老政府”，那不是嘲讽父亲代表老做派，应该是夸奖父亲比子女更沉稳有经验。看来，以后遇事还是要多找“老政府”，让他帮拿主意、出好招。

由于父亲预先和大猫打了招呼，翌日顺利报了名，晚上吃饭的时候，肃恭就高高兴兴地向父亲汇报了情况。

秀才若有所思地说：现在离体检还有十几二十天，你的身高以及其他方面估计都没什么问题，但你瘦了一点，体重可能会差一斤半斤，应该利用这段时间养胖一点。

前几天，肃恭去碾米厂碾米，顺便在磅秤上称了一下，只有九十四斤多一点，比征兵的体重起点线还差半斤多，正为如何增加体重发愁，可他知道家里穷，天天喝稀饭，不敢提起加强营养的事。没想“老政府”就是厉害，眼神这么好，连这点儿事都被他看得这么准！既然“老政府”看出了问题，说明他是有所考虑的。肃恭就“嗯”了一声，眼睁睁看着“老政府”，静待他“出鸟步”（支招）。

秀才苦笑一下说：我没有太好的“鸟步”（奇招），只能这样啰，从明天开始，让你妈每天午餐、晚餐都多下一两米，给你捞一碗干饭吃，直到体检过关为止。另外，重活儿、累活儿、会流汗的事，你就不要干了，免得那碗干饭被变成汗水流走了。

平时只有过年过节家里才煮干饭，或者谁生日妈妈就给谁捞碗干饭。每日两顿有碗干饭吃，这差不多相当于天天过年过节过生日了。弟弟妹妹们听了父亲的话，都瞪大了眼睛看着肃恭，羡慕得口水差点儿就掉下来。秀才见孩子们这种表情，眼睛就湿湿的，悄悄背过身去，用衣袖揩了揩。

从没看见父亲掉过眼泪，知道他已是尽心尽力倾其所能了，此时的心情是何等的纠结？肃恭心里一热，鼻子随即酸酸的，泪水跟着涌上了眼眶。

孙肃恭家后面与翰林府相隔那条小溪，可以流入榕江、通往牛田洋、汇进南海直至太平洋——过去好多人下南洋就是这么走的。沿溪向东一百多米，有个卡车状的房子，车厢是正屋，车头在溪边，是厨房。房子的主人叫孙振粟，外号粟仔，也在和大儿子小米密谈如何过好体检关的问题。

小米今年二十二岁，四年前报名参军，体检的第一环节“目测”就被淘汰了。小米主要不是体重而是体形问题，稍微有点前突后拱。粟仔粗通看相算命之术，以为小米长得“好骨相”，是俗语“鸡胸鸭背脊，免做就有食”所说的“快活命”，如果留在家里作田，就对不起上天的恩赐了。四年前体检没过关，他就出了个奇招，让小米每天趴着睡觉，背上再压上个米袋，米袋首次装十斤，每十天增加一斤，加到六十斤就再不增加。经过这么“土法上马”的强行矫正，一千多天过去了，小米的体形果真明显好转。但由于习惯性的作用，粟仔眼里的小米还老是没有矫正前的样子，曾经由“偷梁换柱”想到了“偷梁换米”的招数——让二儿子高粱去顶替小米做体检。后来怕被人识破戳穿，又由“偷鸡不成蚀把米”想到，如果高粱顶替不成，可能反把小米的前程和自己的名声给毁了。

斟酌再三，为慎重起见，粟仔决定另出奇招，在形体矫正之外，对小米增加神态训练。今天找小米密谈，就是要具体面授机宜。他一脸凝重地对小米说：征兵的年龄规定卡在那里，你今年是最后一次可以报名参军了，一定要保证万无一失。你的身体各方面应该都没什么，我担心的还是体形问题。所以从现在开始，每天你一有空就要挺直身体、提肛昂首、意念脑袋向高上升，尤其到体检那天更要保持这种状态。这样做，可能会辛苦一点，但是，俗话说“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”，你只有忍受这点辛苦，体检才能顺利过关，而且只要能去参军，就可能换来了后面一辈子的幸福。

粟仔虽然不是政治指导员，但做起思想政治工作来却相当在行，把话说得很到位。

小米平常话就不多，明知父亲的这一切都是为他好，但父亲说得这么富有鼓动性，却只是“嗯”了一下，以示反响。

这是你的人生大事，也是家里的大事。粟仔不满意儿子的表现缺乏青年人的血性，带着有些恨铁不成钢的口吻说：二十岁出头的

后生仔，还像人常说的“小孩身，老人行状”，不紧不慢，没有热情，那是“太监的下面——没用的鸟”！

被说急了，小米脸红脖子粗，血性了一回：爸，你已经几次这么说我了，我是你的亲生儿子，你怎能老要把我比作是太监？我还没有结婚，这话要是传出去了，还有哪个姿娘仔敢嫁给我啊？

自知漏嘴把话说歪了，粟仔不便强势压制儿子的一派鸟话，只好缓和语气说：好好好，我们不说没用的鸟话，言归正传……嗯，你运气比我好，我年轻时也很想出去，但却遇上了乱世，快要新中国成立那阵，胡璉在潮汕四处“掠兵”，我被抓了补充（壮丁），害怕国民党军黑暗，在汕头港上船要去台湾时，就乘人不备跳海跑回来了，从此也断了出去的路。说实在，我心里很希望你能出去，不用像我在家累死累活一辈子作田，你如果提个一官半职，让家里沾点光，那我就终身无憾了。他说到这里很动情，用袖子揩了揩盈眶而出的几滴浊泪。

小米备受感染，鼻子酸酸地说：爸，我也受苦受怕了，很想跳出农村去搏一搏。只要对参军对前途有利的事，再苦再累再难，我都按你说的去做！

### 3

翰林府是孙肃恭十代前祖宗的府第，建成于清朝乾隆十六年，两百多年来，几乎成了翰林公后人心中丰碑、精神上的图腾。每逢过年和大节，尤其是翰林公翰林嫫（婆）的诞辰和忌日，都要在府里的拜庭、中厅或者府外的广场，由家族的房长（辈分最高者）和老大（德高望重者）主持仪式，举行隆重祭礼。

平时，翰林府前则成了飞凤村六片区的信息集散地，没有特殊情况，每天出工前收工后，许多人都会来闲聊。他们大多数是翰林公的子孙后代，没有确定的话题，海阔天空随便谈，有的主要还是来祖先的府第门口凑个热闹，表明自己的翰林公子孙身份。

最近因为征兵，很多时间都在谈论与征兵有关的事情。孙振仁爱扯大炮，今天又率先提起话题：今年征兵体检合格的人比往年多，我们六片区总共有七个人，肃恭和小米都在其中。肃恭虽然瘦瘦的，但端端正正，能过关还正常；小米“鸡胸鸭背脊”也过关了，确实是想不到啊。

豆腐佬接过话茬说：粟仔是我们片区的能人，最会搞乱七八糟的鬼把戏；小米这次能过关，肯定是他从中作古作怪，要是被揭破了，那肯定就麻鸟烦了。

这话，在场的许多人都相信。隔了没多久，麻烦真的就来了，



但惹上的不是小米，却是肃恭。

孙振仁不知从什么渠道得来的消息，私下跟人说：有人给公社武装部写了匿名信，说秀才有亲戚在台湾、香港、英国、加拿大，他父亲白丁又是神棍，社会关系复杂，政治历史有污点，让他儿子肃恭参军，会影响革命队伍的纯洁性……估计肃恭要去当兵难了。

传来传去，话传到了豆腐佬的耳里。他跟秀才私交好，也喜欢肃恭，就主动去斥说孙振仁：振仁兄，你这门大炮是不是扯晕了？俗话说，饭可以多吃，话不能乱说！你和秀才兄还没有出五服，了解他家的情况，怎好乱传这样的话？你听到了，应该解释、辟谣，或者帮找出写匿名信的人，告诉秀才兄。

孙振仁扯大炮道：要通风报信并不难，问题是，秀才历来好说我，我去告诉他这种事，说不定又认为我是在扯大炮，我怎么去跟他说呢，是不是？

豆腐佬一脸正色道：白丁叔一辈子做好事，秀才和他儿子也是厚道人，你和他们还是很近的房亲，关键时刻要枪口一致对外，计较那些“微目细节”做什么？只要说的是实话，能提醒他们，秀才兄就不会说你扯大炮嘛！

孙振仁有时也会一根筋，任凭豆腐佬怎么劝说，就是不去，豆腐佬只好亲自去告诉秀才。

秀才很血性，一听暴跳如雷，破口大骂道：扑母，这是哪个鸟人，“花猫白舌”说假话，干出这么伤天害理的事？哪怕翻遍瓦缝，我也要把这个鸟人找出来。不过，我不怕，白的就是白的，不可能被乱说就会变成黑的！

豆腐佬以为自己说得太直接，把秀才给激怒了，不得不好言相劝：秀才兄，勿气，勿气。你知道，振仁是门大炮，也许是无影无迹乱扯的。不过，既然传得那么多人知道了，还是冷静下来分析分析，